

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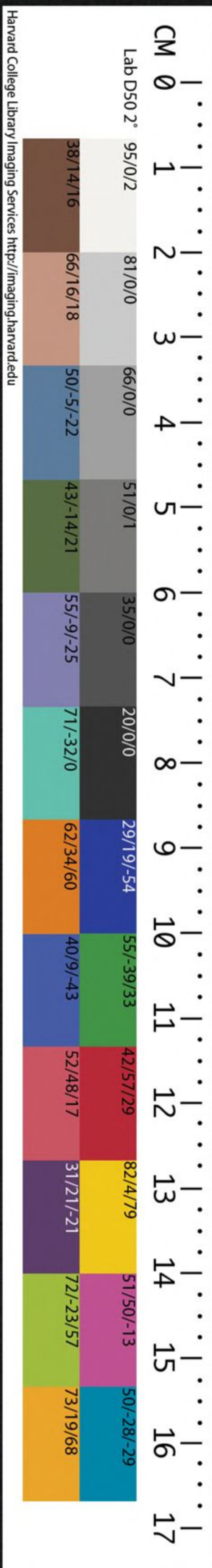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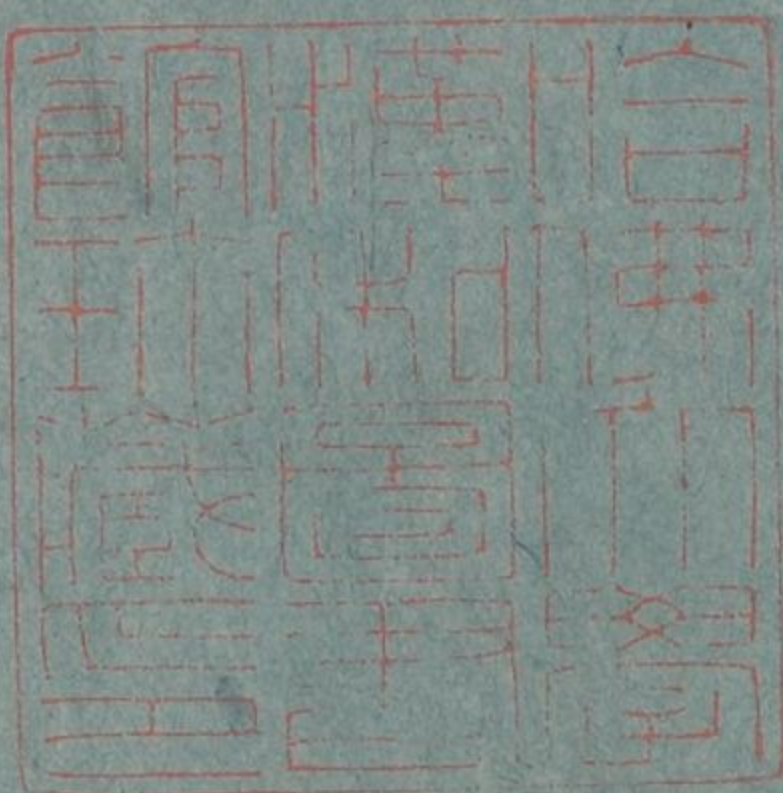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DEPOSITED B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JUN 6 1936

T 110.7111.41E

十三經註疏

春秋 十二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三

晉杜氏注

唐孔穎達疏

經十有一年春葬陳靈公

葬陳靈公

楚子西門釀也前年殺其太子及太子之傅

夏六月乙卯晉荀息死荀息之子荀息死於晉師

荀息死於晉師荀息之子荀息死於晉師

荀息死於晉師荀息之子荀息死於晉師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二十三

宣十二年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無傳賊討國復二十二月

然後得葬

楚子圍鄭

前年盟辰陵而又微事晉故

○微古堯反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晉上軍成陳故書戰邲鄭地

○邲扶必反一音

粥陳音直覲反

成陳者雖少以戰為文按昭二十三年鷄父之戰六

成陳者雖少以戰為文按昭二十三年鷄父之戰六

國成陳而楚不成陳成陳者多而以敗為文者六國雖眾楚為兵主楚既未陳故以獨敗為文與此異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蕭宋附庸國十二月無

戊寅戊寅十一月九日蕭宋至九日正義曰

叔大心者宋蕭邑之大夫也平宋亂立桓公宋人嘉

之以蕭邑封叔為附庸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是其

事也此年楚子滅蕭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

以叛則此後復為宋邑也杜以長歷校之十二月無

戊寅乃是十一月九日此不言月誤長歷云日月必

有誤者按傳稱師人多寒若是十一月則今之九月

未是寒時當月是而日誤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晉衛背盟故大夫

稱人宋華椒承羣偽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

善而椒猶不免譏清丘衛地今在濮陽縣東南背

反下晉衛至東南正義曰傳云盟曰恤病討

註同貳陳貳於楚而宋伐之衛救陳不討貳也楚

伐宋而晉衛不救不恤病也是晉衛背盟故貶其大

夫而稱人曹是小國貶與不貶俱當稱人故不言曹

也明年傳稱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則宋不

違盟而亦貶宋卿者彼晉衛曹並皆偽妄華椒承羣

偽之言以誤其國致使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楚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背清丘之盟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

卜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

臨哭也○正義曰按雜記客致舍賙訖請臨襄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故云

臨哭也宮即廟也象其宗廟則謂之為廟言其墻屋則稱之為宮大宮宮之大者鄭祖廟者謂鄭大祖之

廟也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國

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僻倪皆哭所以告楚

窮也○陴婢支反徐扶移反僻普計反倪五計反

倪者看視之名襄六年晏弱圍萊堙之環城傳於堞註云堞女墻也又二十五年吳子門于巢巢牛城隱

於短墻以射之二十七年盧蒲癸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註云堞短垣也陴堞陴倪短墻短垣女墻皆一物也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廣雅云陴倪女墻也釋名云城上垣曰陴於其孔中陴倪非常亦言陴益也助城之高也或曰女墻言其卑楚子退師鄭人

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為退師而

猶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復扶又反註哀其

○正義曰杜以三月克之謂圍經三月方始克之故云九十日也知非季春克之者下云六月晉師救鄭

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是將欲至河鄭猶未敗至河聞敗猶欲還師在國聞敗師必不發若是季

春克之不應比至六月而晉人不聞以此知三月非季春也經傳皆言春圍鄭不知圍以何月為始圍經

旬有七日為之退師聞其修城乃復更進圍三月方始克之則從初以至於克凡經一百二十許日蓋以

三月始圍至入自皇門至于達路塗方九軌曰達

六月乃克也○達求龜反爾雅云九達謂之達說文作鄭伯肉袒

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服為臣僕曰孤不

天不為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

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

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

○俘方夫反囚也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

好○好呼報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

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

願楚要福於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猶滅也○厲宣

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桓武鄭武公名滑鄭桓公

突桓公之子泯彌忍反徐亡軫反要於遙反周

厲至滅也○正義曰鄭桓公是周厲王之子宣王母

弟又宣王封之故僖二十四年及此皆厲宣並言之

桓公始封西鄭武公始居東鄭二公是始封之賢君

若其存鄭則四君祐楚故願楚要福於此四君使社

稷不滅泯滅也釋詁文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為

縣願得比之○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一年滅鄧僖

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滅蓼十六年滅庸傳稱楚武

王克權使鬬緡尹之又稱文王縣申息此十一國不

知何以○正義曰楚滅諸國見於

言九○傳者哀十七年稱文王縣申息莊六年稱

楚滅鄧十八年稱武王克權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

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又滅蓼十

六年滅庸凡十一國見於傳僖二十八年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則楚之滅國多矣言九縣者申息定是其二餘不知所謂蘇氏沈氏以君之惠也孤之願權是小國庸先屬楚自外為九也

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

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

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以禮鄭○下

反幾庸可幾乎○正義曰庸用也幾讀如與音與言用可與幸而得之乎何必滅其國潘虺

入盟子良出質潘虺楚大夫子良鄭伯弟○虺鳥黃反質

致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代卻缺將

子匠反下及註並同下尹將將左將右皆倣此先穀佐之彘季代林父穀

戶木反本又作穀音同彘直例反云食采於彘或當然也文十二年河曲之戰荀林父佐中軍史駢佐上軍欒盾將下

軍自爾以來傳無其伐知先穀代林父卻克代史駢趙朔代欒盾也八年傳趙朔佐下軍知欒書代趙朔

也按傳文皆稱彘子今註云彘季者勘譜亦以彘子彘季為一人則杜君別有所據書傳殘缺不可得而

知也劉炫云傳文皆稱彘子何以知是彘季以穀非彘季以規杜今知非者杜以子為男子之稱季是幼

小之辭季之與子是得通稱子路或為季路舉其常稱謂之子論其字謂之季故公子友或稱季士會將

友而劉以傳唯稱彘子無彘季而規杜非也上軍將

上軍河曲之役卻缺將上軍宣八年代趙盾為政

將中軍士會代將上軍卻克佐之卻克之子代史

駢○史滋朱反趙朔將下軍代欒盾欒書佐之駢蒲邊反

樂盾之子代趙朔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趙括趙

齊皆趙盾異母弟鞏朔趙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

為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兒鞏九韓

厥為司馬韓萬玄孫世家云韓之先事晉得封

韓原曰韓武子後三世有韓厥世本云桓叔生子萬

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與子與生獻子厥史記所云武

子蓋韓萬也如彼二文厥是萬之曾孫而服及河間

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

桓子林父勦勞也勦初交反徐又楚歸而動不

後動兵伐鄭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會聞用師

觀釁而動釁罪也○正釁許斬反義曰釁訓為罪

者釁是間隙之名今人謂瓦裂龜裂皆為釁既有間隙故得為罪也

德刑政事典禮不

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言征伐為有罪不為有禮

○為于偽德刑至是征正義曰既言觀釁而動

反註同更說無釁之事德刑政事典禮此六事

行之不變易者不可與之敵也聖王之制征伐者為

有罪者耳不為是六事不易行征伐也此舉六事之

日下文歷說楚不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

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

立矣昔歲入陳討微舒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

怨讟讟謗也○罷音皮君無怨讟○正義曰讟

讟徒木反讟謗也政有常則民不恨

故國君無人怨無人謗擊鼓怨州吁鄭人謗子產是有怨謗也**政有經矣**經常也

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

遂以為名此陳直**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

睦步曰卒車曰乘賈音古卒子忽反註同乘繩

商農至其業正義曰齊語云公曰成民之事若

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公曰處士工商農

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制也處士就間燕處工就

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彼四民為士農工商

此數亦四無士而有賈者此武子意言舉兵動眾四

者不敗其業發兵則以士從征不容復就間燕故不

云士而分商賈為二行曰商坐曰賈雖同是販賣而

行坐異業發兵征伐四者悉皆不與故總云不敗其

也業**事不奸矣**奸犯也奸音于**為宰擇楚國之令**

典宰令尹為敖孫叔敖為于**為宰**令至叔敖

六卿大宰為長遂以宰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

故從他國論之謂令尹為宰楚國仍別有大宰之官

但位任卑耳傳稱大宰伯州犂是也楚國各上卿為

令尹者釋詁云令善也釋言云尹正也言用善人正

此官也楚官多以尹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車之右

為名皆取其正直也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為主

之追求草蓐令離道求草不近兵車也蓐謂臥上之
草故云為宿衛也此是在道時然故云軍行右轅左
追蓐至於對陳之時則各在車之左前茅慮無慮
右故豫定左右之分在道分使之耳前茅慮無慮
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踰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
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
曰時楚以茅為旌識○踰徒臘反幡芳元反騎慮
無至旌識○正義曰茅明也在前者明為思慮其所
無之事恐其卒有非常當預告軍中兵眾使知而為
之備也如今軍行謂當杜之時行軍有此法也前有
斥候踰伏者令人遠在軍前斥度候望慮有伏兵使
踰行之持以絳及白為幡與軍人為私號也曲禮曰
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
載飛鳩○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犖獸則載貔貅其
事與此見賊舉幡相似也茅明釋言文舍人曰茅昧

之明也
中權後勁
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
政○勁吉反殿

勅令○物猶至勅令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物猶類也戒

之物而行動軍之政教不待約勅號令而自備辨也
周禮大司馬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
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
官載旗鄭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
鄉大夫也或載旛或載物眾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
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載旒者以其
將羨卒也百官鄉大夫也載旗者以其屬衛士也凡
旌旗有軍眾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是其尊卑所建
各有所類也按春官司常職云及國之大閱贊司馬
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
師都建旗州里建旛縣鄙建旒道車載旒游車建旌
俱是周禮而所建不同者大司馬所云中秋教治兵

之法司常所云中冬教大閱之法鄭玄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建則如冬大閱備軍禮旌旗不如出軍時空辟實也是為時不同故所建異此云象物而動謂軍行之時當指治兵之法也

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

言親疎並用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

則不計勞旅有施舍

役其君至施舍○正義曰內姓謂同姓也其君之舉用人也於同姓則選之於親於外姓則選之於舊於親內選賢言唯賢是任不以親以舊便即用之所舉不失有德所賞不失有勞必有德乃舉有勞乃賞言不賞無勞不舉無德臣民年老有加增恩惠外來旅客有施舍常法謂羈旅之臣以其新來施以恩惠舍不勞役也○賜老則不計勞○正義曰老有恩惠當謂年老有加增恩惠不論有勞與無勞也

劉炫云老者當有恩惠之賜非勞役之限但恩惠則賞賜之以文連賞不失勞之下故杜云賜老則不計勞劉炫以不計勞之文而規杜氏一何煩碎

君子小人物有服章

別也○別彼列反 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

初佳反又○初宜反 則當云賤有常卑而云賤有等威者威儀等差文兼貴賤既屬常尊於貴遂屬等威於賤使互相發明耳

禮不逆矣德立刑

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昧昏亂

經法也○昧音妹 德立至敵之○正義曰功德苦其不以得時為善典貴其從禮惡其逆故云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各以義理相配為文皆不易之事

既歷序此事乃云若之何敵之副子姑整軍而經武

乎國姑且也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

亂侮亡兼弱也國仲虺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國

許鬼反侮亡呂國仲虺至之後國正義曰取亂侮

反相息亮反國尚書仲虺之誥文也定元年傳

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仲虺居薛

以為湯左相二人皆是薛祖是仲虺為奚仲之後

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國洵詩頌篇名鑠美也言

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暗昧者惡積而後取之國洵

反於音鳥國洵詩至取之國正義曰洵詩經無洵

鑠舒若反國字序云言能洵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故

以洵為名焉鑠美釋詁文於嘆辭也時是也晦昧也

言於乎美哉武王之用師也能遵天之道養是闇昧

之君待闇昧者惡積而後取之言遵天之道者上天

誅紂之期未至武王靖以待之是其遵天之道也

耆昧也國耆致也致討於昧國耆音盲徐其宜國耆

致至於昧國正義曰耆音盲致聲相近故為致也

致討於昧者言養之使時然後可討之上句云兼弱

攻昧引仲虺之言以證兼弱引武王之事以證攻昧

此不云攻昧而言耆昧者以洵詩之意言養紂而不

言伐紂不得謂之攻昧故緣詩武曰無競惟烈國武

詩頌篇名烈業也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無疆之業

○疆居國武詩至之業國正義曰烈業也釋詁文

良反國競疆也詩意言無疆乎唯武王之功業言

克商功業實無疆也此引武詩承兼弱攻昧之下故

杜以傳意解之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此無疆之業

言當務從武王之功業撫而取之○以務烈**弱**

至可也○正義曰上言兼弱此云撫弱言其撫養而取之未必皆攻伐以求之也此撫弱即覆上仲虺有

言兼弱也者昧即覆上灼曰於鑠王師者昧也以務烈所覆上武曰無競惟烈士會言不須敵楚兼撫餘

諸侯弱者致討諸侯昧者**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穀

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

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

疆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

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佐彘子所帥也濟

渡河○帥所類反下及註**言晉之所以得為霸主**

有帥元帥二帥同**正義曰**

者由軍師之武羣臣有力以有武力成此霸功今失

諸侯不可謂之為力見敵不能從不可謂之為武命

為軍帥者三軍將佐皆受君命為軍之主帥以中軍

佐濟謂一軍之內將佐分之各有帥故註云佐彘

子所帥也僖二十八年晉**知莊子曰此師殆哉**莊

臣以下軍之佐與此同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莊

子荀首**音智**知莊子至大咎○正義曰莊子見彘

之行甚危殆哉周易之書而有此事師之初六變而

為臨初六爻辭云軍師之出當須以法若不善則致

其凶既引易文以人從律令者師出乃以律從人則

有不臧之凶又覆解不臧之義云執事上下相順和

成則為臧若相違逆則為不臧既釋不臧之事又釋

以律之意坎為眾今變為兌兌為澤是川壅為澤坎為法象今

坎為川今變為兌兌為澤是川壅為澤坎為法象今

為眾則弱為川則壅是法律破壞從人之象故曰律

否臧以釋易文律否臧之義否臧易註云為師之始

齊師者也齊眾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

失失律而滅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
不以律否滅皆凶釋否滅既了又釋凶之一字故云
見律竭言法律竭盡也川水當盈而以竭盡且又被
天塞不得整流以法當嚴整而以破壞被人違逆不
得施行所以致此凶禍解釋凶義既了以盡易意然
後論彘子之惡當此初六之禍故云水之不行是謂
臨矣彘子有帥不從欲論不行之臨事誰甚於彘子
周易所言是彘子之謂若能違辟前敵於事猶可若
果敢遇敵必致禍敗也此禍敗之事彘子主受之雖
在敵免死而歸必大咎也師坎為水坤為眾眾行如
水師出之象故名其卦為師服虔云坎為水坤為眾
又互體震震為雷雷鼓類又為長子帥眾鳴鼓
巡水而行行師之象也臨兌為澤坤為地
居地而俯視於澤臨下之義故名為臨

在師  坎下坤上師之臨  兌下坤上臨

師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滅凶  此師卦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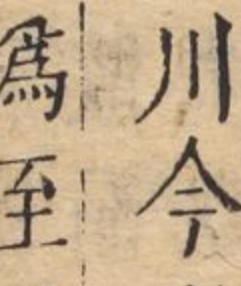

六爻辭律法否不也  郎○臧子 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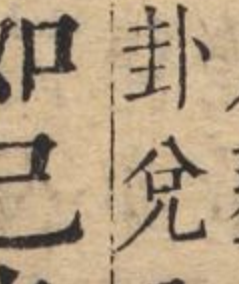

 今彘子逆命不順成故應否臧之凶  對之應 眾散

為弱  坎為眾今變為兌兌柔弱  坎為至柔弱


文公筮尚有晉國司空季子占之曰震雷也車也坎

水也眾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眾是坎為眾也易說

卦兌為少女故為柔弱眾聚則疆  川壅為澤  坎為

散則弱坎變為兌是眾散為弱也  川今變為兌兌為澤是川見壅  壅於勇反本  坎

為至見壅○正義曰說卦坎為溝瀆溝瀆即是川  律以如已也  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

也說卦兌為澤川是流水今變為澤是川見壅也  人坎為法象今為眾則散為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

人之象



如從至之象。正義曰釋詁云如往也。往是相從之義。故訓為從也。法行則人從。

之率人以從法也。法敗則法從人人各有心。垂法不用法從人也。釋言云坎律銓也。樊光曰坎卦水也。水性平律亦平銓亦平也。郭璞曰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是坎為法象也。今坎變為兌為眾則散而為弱為川則壅而為澤是故曰律否滅且律竭失法之所用法敗從人之象也。

也。竭敗也。坎變為兌是法敗。正義曰竭是水涸之名。坎為水為法。水之竭似法之敗。故云竭敗也。坎變為兌則為水不流則為法不行。失為坎之用是法敗之象。

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天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表反。天於。水遇至涸也。正義曰哀九年傳曰如川之

滿不可游也。水當盈川而以壅故竭是水遇天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天遏是壅塞之義。故云遇天塞也。

不行之謂臨。水變為澤乃成臨卦。釋不行之物有

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譬彘子之違命亦

不可行果遇必敗。遇敵彘子尸之。主此禍。

此禍。正義曰釋言訓尸為主。故云主此禍也。服虔亦云此禍也。又引易師卦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與尸凶。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師使不當也。佐之於元帥弟子也。而專以師濟使不當也。軍必破敗而與尸按。下句云雖免而歸則謂彘子當在陳而死。師卦有與尸之語。其言尸之或容有此意。但尸字不可兩解。故杜略用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為明年晉殺先穀傳。

○咎其韓獻子謂桓子。獻子韓厥曰彘子以偏師

九反。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

春秋疏

卷三十三 十三

及古閣

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今鄭屬楚故曰失屬彘子

以備師陷故曰亡師令力呈反事之不捷惡有所分

捷成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三軍既敗

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

迎音筵鄭北地迎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寢寢縣

也今汝陰固始縣音審沈或至始縣正義曰

邑名而其字或作寢哀十八年有寢尹吳子重將左

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子反公子側飲於

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伍奢之祖

父嬖必計反徐甫詣反令尹叔孫敖弗欲曰昔歲

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

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

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迴車南鄉旆軍前

大旗旆蒲貝反鄉本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

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愎很

也愎皮逼反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

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聽彘子趙同趙括則

爲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適丁此行也晉師必敗

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
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郟之間○熒陽京縣東

北有管城敖郟二山在熒陽縣西北
○乘繩證反管古緩反管城管

叔所封也本或作管古顏反
○次于管○正義曰土非也敖五乃反郟苦交反

有管城古
管國也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

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

擊之鄭師為承○承繼也
○皇成雖律反使所更反驟仕救反楚師必

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曰

武子樂書○敗必邁反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

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于民生之不易

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日也
○易以在

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軍實軍器
○傲敬于

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

箠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箠路

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紂直九反
蚡扶粉反冒

莫報反箠音必藍
○若敖至啓土○正義曰楚世

力甘反縷力主反
○家云熊罥卒子熊儀立是為若

敖若敖卒子霄敖立霄敖卒子熊煦立是為蚡冒蚡
冒卒弟熊達立是為楚武王按杜註文十六年傳蚡
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也以荆竹織門謂之箠門則
箠路亦以荆竹編車故謂箠路為柴車方言云楚謂

凡人貧衣破醜敝為藍縷藍縷謂敝衣也服虔云言其縷破藍藍然

勤則不匱不可謂驕 箴誠 匱其位反 先大夫子

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

我曲楚直不可謂老 不德謂以力爭諸侯徼要也

○要一 遙反 其君之戎分為二廣 君之親兵 廣古曠反下及註

皆同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

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

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 廣有至之

曰兩廣之別各有一卒之兵百人也一卒之外復有十五乘之偏并二十五人之兩既言一卒又云卒偏

之兩言卒之者成辭婉句耳或解云兩屬於偏云偏

之兩者謂偏家之兩知不然者按成七年以兩之一

卒亦云之字豈又是兩家之卒且杜註云十五乘為

大偏今楚亦用舊偏法此一廣之中實有此偏非是

偏名為兩而出一卒別復有偏之一兩二十五人從

之劉炫云兩廣之別各有一卒百人一卒外復有偏

一兩二十五人兵法十五乘為偏偏有一兩從之兩

是偏家之物故謂此為偏之兩其實一廣十五乘有

一百二十五人從之 十五至乘副 正義曰下

云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知十五乘為一廣也史記稱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至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十五卒為偏習司馬法之文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周禮亦有此文但周禮無偏故杜并引司馬法耳此云大偏對成七年九乘為小偏故此為大偏也桓五年二十五乘為偏戰時臨陳所用不同不可與此相對為大小杜註多少皆望文也言亦用舊偏

法者謂楚雖荆尸而舉仍用舊偏舊於穰苴前已右
有則應周禮有又但以亡沒者多故禮文不具

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

夜內官近官序次也
○序當其夜一
本作序當其次
右廣至其

曰右廣鷄鳴初駕數及日中則左廣受而代之以至
於昏此晝日事也其內官親近王者為次序以當其
夜若今宿直
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
遞持更也

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

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

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

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得屬服鄭

我以

卜也○正義曰將我晉戰之勝負卜其遂來遂
往猶人揲著看卦善惡而卜其去之與往也
知季

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徒

黨也○知季音智荀首後
為智氏屏步丁反
趙莊子曰欒伯善哉莊

子趙朔欒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實猶克也言

樂書之身行能克此言則當執晉國之政也○長徐
丁丈反

行下
楚少宰如晉師○少詩照反
孟反
曰寡

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閔憂也聞二先君之出入此

行也二先君楚成王穆王
義曰莊十六年楚始

伐鄭文王之世也二十八年子元伐鄭成王之初也
僖五年首止之會鄭伯逃歸自是以後鄭始時復從

楚成王以前鄭未屬楚故出入此行唯成穆耳今將之莊王成王孫穆王子出入此行猶往來於鄭

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淹留也

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

毋廢王命令鄭不率率遵也寡君夾古洽反舊古協反毋音無

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候人謂何候望敵者

○候音戶豆反何音司又音息嗣反敢拜君命之辱莩子以為諂使趙

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言誤對寡君使

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遷徙也曰無辟敵羣臣無

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

有期日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

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羣帥單音丹挑徒了反下文同帥

所類鄭玄云致師致其必戰之志則致師者致已

欲戰之意於敵人故單車揚威武以挑之下云趙旃

請挑戰是也挑彼晉師故言以致晉師也楚子既求

成而又令挑戰示其不欲崇和以疑誤晉之羣帥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

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力軌反近附近

之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鼓左車左也鼓矢

之善者射食亦反下註音同鼓側留反曰兵車自非元帥皆射

最是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

正也示間暇○兩馬徐云或作柄皆力掌反或音亮

圖兩飾至間暇○正義曰兩飾掉正皆無明訓服

正其鞅以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

示間暇○折之設反註同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

斷耳○折之設反註同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

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

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與於前射麋

麗龜麗者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著直略反○麋亡悲反

著至心者○正義云易離卦象云離麗也日月麗乎

天百穀草木麗乎土是麗為著之義龜之形背高而

前後下此射麋麗龜謂著其高處故杜以龜為晉鮑

背之隆高當心者服虔亦然是相傳為此說也

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

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

君子也既免止不復逐從才用反○正義

曰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者謂獻之

以其王之膳耳非能偏及於百官也禮冬獵曰狩言

圍守而取之獲禽多也於時虞人所獻或頒及羣晉

臣故言歲之非時獻獸之未至以為語之亂耳

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犢子欲為公族大夫魚綺

反犢尺錡魏犢子正義曰服虔亦以為犢而

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

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

陽縣東新殺為鮮見六得一言其不如楚 ○敗必邁反又如字

使所吏反熒戶扇反射 叔黨命去之

食亦反鮮音仙註同 旃趙穿子且怒於失楚之

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

郤獻子曰二憾往矣

獻子郤克 ○憾胡暗反 弗備必敗

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

乘我喪師無日矣

乘猶登也 ○好呼報反下同喪息浪反 不如

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

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

○徹去也音景

去起呂反 彘子不可

不肯設備士季使華朔韓穿帥七

覆于敖前

帥將也覆為伏兵七處 ○覆扶又反註同帥如字將子 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

匠反處昌慮反 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

畏也已使其徒入之○正義曰使楚子為乘廣三十

乘分為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

繩證反下三十乘十乘并註皆同說舒銳反註及下同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

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

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屈居勿反更音庚迭直結反乙卯王乘

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

裳下曰裳音博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輓車

逆之輓車兵車名○輓徒義曰襄十一年鄭人

賂晉侯以廣車輓車淳十五乘甲兵備甲兵從之是兵車明矣鄭玄云廣車橫車之車服虔云輓車屯守

之車古名難得而知其義或當然矣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

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

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

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

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騁敕景反陳直覲反下註皆同先人悉薦反註及

下元戎至為備○正義曰元大也戎車也詩小雅六月之篇言王者軍行必有大車十乘常在

軍前以開道諸軍從行所以先人為備也詩毛傳云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

先良也三代行軍皆前有此車其名司馬法之文也其先正先疾先良毛解其名鄭玄又釋其意鈞車備

誤鈞擊其行曲直有正故曰先正寅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曰先疾元戎大車之善者故曰先良也

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國奪敵戰心遂疾

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

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國兩

手曰掬國言國卒子忽反下及國註並同掬九六反

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國晉

至未動國正義曰晉之三軍上軍在左中軍在中下

軍在右言晉之中軍下軍敗走在上軍之右者皆移

唯上軍未動故杜云餘國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

軍皆移去唯上軍在國亦作矩下同國楚子使唐

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國二子楚大夫唐屬楚之小

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國告唐惠侯

此未戰之前告經不書唐國侯者為楚私屬故不見也

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

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

楚師國藉猶假借也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國游車

補闕者國乘并註易乘同國游車補闕者國正義

倅鄭玄云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此言游闕國從唐侯

知游車以擬補闕今使從唐侯是補闕也

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國駒伯卻克上

軍佐也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國萃

聚也國萃似國不如收而去之分謫生民不亦可乎國

同奔為分諄不戰為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

所將卒為軍後殿○殿多練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厲

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尸止軍中易乘則

恐軍人惑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

君必左者謂置車尚左故君在左此言先左謂乘廣

先左耳上文且云右廣初駕日中乃授左廣則舊法

先乘右廣今楚王偶然乘左車以逐趙旃因是而得

戰勝以為宜乘左廣自是以後晉人或以廣隊不能

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也

進廣兵車○正義曰襄十一年史皇以乘廣死是兵車稱廣也此言晉人廣隊下

云拔旆授衡軍行則旆在軍前不是車皆有旆也此

蓋是晉人在軍

之前載旆之車楚人憇之脫局憇教也局車上兵

闌○憇其器反局古熒反徐公真反服云局橫木投

闌輪間一曰車前橫木也西京賦云旗不脫局薛綜

云局所以是教人之語知憇為教也服虔云局橫

木有橫木投於輪間一曰局車前橫木張衡西京賦

云旗不脫局薛綜註云局所以止旗今杜以局為車

上兵闌各以意言皆無明證而禮扛鼎之木其名曰

局則局是橫木之名教之脫局則局是可脫之物杜

慮其落也隊坑則橫木有礙故不能進少進馬還

憇之拔旆授衡乃出

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旗

授衡上使不帆風差輕

○帆凡劔反本又作

差輕○正義曰旆扇風重故馬便旋而不能進釋天

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旆繼旆曰旆郭璞云帛續旆末

為燕尾者此旃能扇風使重令馬不能進則其制必大矣故云旃大旗也城濮之役亡大旃之左旃此之類也旃懸於竿插之車上衡是馬頸上橫木故拔取旗竿投於衡上臥之使不帆風則於車差輕故得出坑也帆是扇風之名今人船上張布以鄣風名之曰帆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

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

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氏

○數所角反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顧曰趙

使在後○使老稱也怒之使下指木曰

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

木取其尸○女音汝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尸而死

直隴○兄弟累尸而死○正義曰獲者被殺之名反○並皆被殺唯當言皆獲耳欲見尸相重累之皆獲故杜辯之云兄弟累尸而死累即傳之重也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從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

兵反還戰○營於耕反還音環厨武子御武子魏錡○厨直

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下軍大夫故每射抽矢

敢納諸厨子之房○抽擢也敢好箭房箭舍夜反又

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

可以為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澤名河東聞

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既盡也○勝音升可勝既乎

陂彼宜反○正義曰及古閣

重物不可舉者謂之不勝用之不可盡者亦言不勝
史傳多有其事今人無復此語故少難解耳既盡也
可勝盡乎言用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
之不可盡也

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

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穀臣楚王子○射食亦

不以至故也○正義曰言我不以好箭射楚貴人之

子而質之吾之子其可得乎吾為此計者不可用惡
箭苟且為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

能成營也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眾將不能用

匠反○將子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重直勇反

上重字同輜側其物之車也說文云輜一名駟前
反重也直用反

後蔽也蔽前後以載物謂之輜車載物必重謂之重
車人挽以行謂之輦輜重輦一物也襄十年傳稱秦
董父輦重如役挽此車也輜重載器物糧食常在君
後故乙卯日戰丙辰始至於邲也周禮鄉師大軍旅
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鄭玄云輦駕馬輦人輓
行所以載住器也止以為藩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
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
一裡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
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說者以為夏出師
不踰時殷踰時周歷時故前世輦少而後世輦多

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章武

功○雍於用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

上謂之京觀○觀古亂反註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

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

字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于戈載橐弓矢

橐韜也詩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

他刀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

下反註同武王至保之正義曰昔武王克商

戢藏其干戈則橐韜其弓矢言既誅暴亂則無復所

用故韜藏之懿美也肆遂也時是也夏大也允信也

武王以天下既定又能求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於

是功業遂大信哉唯我武王保之美武王能保天下

也○戢藏至息兵○正義曰戢訓為斂聚斂藏之

義故為藏也橐一名韜盛弓矢之衣也干戈弓矢藏

而不復用是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也此所引

者周頌時邁之篇也詩頌云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

明則頌詩功成乃成乃作此傳言武王克商作頌者

武王克商後世追為作頌頌其克商之功非克商即

作也國語引此云周文公之頌曰則此周公所作也

傳言克商作頌者包下三篇皆述武王之事○肆

遂至天下○正義曰肆之為遂相傳為此訓也夏大

釋詁文求美德謂求而任用之遂大者功業遂大也

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武頌篇名耆致也言

○戢側立反

橐古刀反韜

○正義曰昔武王克商

武王誅紂之後則

武王誅紂之後則

武王誅紂之後則

武王誅紂之後則

武王誅紂之後則

武王誅紂之後則

武王誅紂之後則

武王誅紂之後則

武王誅紂之後則

武王誅紂之後則

武王誅紂之後則

武王誅紂之後則

武王誅紂之後則

武王誅紂之後則

武王誅紂之後則

往也言武王能布陳政教故其時之民歸武王者皆云我祖維自求安定美武王能安民故民歸之也。其六曰

綏萬邦屢豐年其六六篇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

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

同蓋楚樂歌之次第。所角反下數致同。其六曰

正義曰其六周頌桓之篇也綏安也屢數也言武

王伐紂安天下萬國數有豐熟之年美武王能和眾

國豐民財也。其六六篇至次第。正義曰綏安

釋詁文屢數常訓也杜以其三其六與今詩頌篇次

不同故為疑辭蓋楚樂歌之第言楚之樂人歌周頌

者別無次第故賚第三桓第六也劉炫以為其三其

六者是楚子第三引鋪時繹思第六引綏萬邦今刪

定知非者此傳若是舊文及傳家敘事容可言楚子

第三引鋪時繹思第六引綏萬拜此既引楚子之言

明知先有三六之語故楚子引之得云其三其六若

楚子始第三引詩第六引詩豈得自言其三其六

曰劉以其三其六為楚子引詩次第以規杜過何辟

之甚沈氏難云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篇次不同杜

云仲尼未刪定此亦不同而云楚樂歌之次者襄二

十九年雖少有篇次不同大略不甚乖越故云仲尼

未刪定以前此之三六全與詩次不同故云楚樂歌

之第今頌篇次桓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

第八賚第九也。此武七德。夫武至財者也。正義

七德則四篇之內有此七者之義戢干戈橐弓矢禁

國著之至不忘正義曰杜以不忘其章謂子孫不忘上四篇之詩故云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必知然者以文承武王克商作頌之後文連四篇詩義故以為著之篇章劉炫云能有七德故子孫不忘章明功業橫取下文京觀為無忘其章明武功以規杜過非也今我使二國暴骨暴

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

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

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幾危也暴骨蒲

作暴焉得於虔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反本或

反強其丈反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

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禮先君告戰勝告戰勝

正義曰禮記曾子問稱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尚書甘誓云用命賞于祖謂遷廟之祖主也為先君宮為此遷主作宮於此祀之告成事告戰勝也禮大傳記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奠于牧室亦是新作室而奠祭也曾子問又曰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武非吾功也古者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

國鯨其京反鯢五兮反鯨鯢大魚名正義

懲直升反慝他得反鯨鯢日裴淵廣州記云鯨鯢

長百尺雄曰鯨雌曰鯢目即明月珠也故死即不見

穴即為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

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是役也鄭石制實

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

子服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正義曰入楚師

言入此楚師於鄭國服虔云入楚師使楚師來入鄭是也此石制引楚師入鄭將以分鄭國以半與楚取

半立公子魚臣爲鄭君已欲擅其寵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

是類也言恃人之亂以要利佚音逸毋音無詩

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詩小雅離憂也瘼病也爰

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歎之瘼音莫至歎之

○正義曰詩小雅四月之篇也離憂瘼病爰於皆釋詁文言時世禍亂必有憂病者於何其所適歸乎歎此禍亂不知將何所歸也歸於怙亂者也夫恃亂則禍歸之

音扶○鄭伯許男如楚爲十四年晉伐鄭傳○秋晉

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

子士渥濁渥於角反桓子請死○正義曰檀弓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

邑危則亡之今桓子將軍師敗故請死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僖

二十八年音卜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

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

也歇盡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

玉國子玉得臣○相息亮反公喜而後可知也國喜

見於顏色○見賢曰莫余毒也○下熊相同已是晉再克而楚再

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國成王至穆王○競其今天

或者大警晉也國警戒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

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

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國言晉景所以不失霸重

直用國進思至補過○正義曰孝經有此二句孔安

反國國云進見於君則必竭其忠貞之節以圖國

事直道正辭有犯無隱退還所職思其事宜獻可替

否以補王過此孔意進謂見君退謂還私職也或當

展視虛廢井而求拯已出溺為拯○晉鳥丸反晉井

無水也一皮反拯國河魚至拯之○正義曰上句是

拯救之拯註同國叔展之言曰下是無社對語無

社頻答言無叔展乃言必須入井故以水厄告之云

如似河中之魚久在水內則生腹疾無此二物其奈

溼何無社乃解其意告叔展云當目視若為茅經哭

於晉井而拯出之出溺為拯方言文

井則已國叔展又欲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為信

○經直結反已音紀若為至則已○正義曰此亦

舊音以應應對之應國叔展之言也無社既解其意

今展視井拯已但廢井必多不可知處故教無社令

結茅為經置於井上又恐無社錯應他人更教之云

若號哭向井則是我之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

已身已展叔自謂也號哭也傳言蕭人無守心○號

經存焉號而出之國號哭也傳言蕭人無守心○號

及古

三三三

反註同守手又反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

丘

原穀先穀

原穀先穀○正義曰杜譜以為雜人則不知誰之子也按傳先軫

或稱原軫此蓋先軫之後也傳有名號之異杜譜皆並言之先穀之下不言原穀是杜脫也上文稱其彘子服虔以為食菜於彘今復稱原原其上世所食也於時趙氏有原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也

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宋伐陳衛救之

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宋為盟故伐陳

國

陳貳於楚故

偽為于

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

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國

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

好故孔達欲背盟教陳而以死謝晉為十四年衛殺

以此二句據臣心為文文既據臣君在其上施之於君則稱進內省其身則稱退盡忠者盡已之心以進獻於君補過者內修已心以補君愆失故以盡忠為進補過為退耳非謂進見與退還也

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

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

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

拊撫慰

勉之

僚子彪反潰戶內反拊芳甫反

蕭潰○正義曰實未潰史以實王之意故言潰知者

下云明日

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纊綿也言說以忘

寒

挾戶牒反纊音曠說音悅

國

纊綿也

正義曰玉藻云纊為繭緼為袍鄭玄云纊新綿也

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

國

還無社

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

故因卯呼之○傳音附還音旋卯馬鮑反號叔展曰

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

禦溼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

敢正言故謬語○麴去六反鞠起弓反禦至謬語

○正義曰麥麴鞠窮所以禦溼賈逵有此言則相傳

為此說也尚書說命云若作酒醴爾惟麴蘖則麥麴

作酒之物本草有芎藭者是藥草之名觀傳文勢欲

使無社逃於泥水中而問有此物以否知是禦溼所

用但不知若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溼藥將

為用之耳病曰目於胥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

孔遠傳○約於妙反又如字共公音恭

○報反背音佩十四年經註同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二十四

宣十三年至十八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秋螽國無傳為災故書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國書名以罪討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

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國救蕭在前年君子曰清丘

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今宋見伐晉衛

不顧盟以恤宋而經同貶宋大夫傳嫌華椒之罪累

及其國故曰唯宋可以免○累劣

清丘之盟宋卿亦貶傳稱不食其言此年宋被楚伐

而晉衛不救即是不實之狀於此發傳言唯宋可以

免者意在責諸國耳嫌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恐言宋

亦言罪宜其不救但盟之不信唯椒身合貶宋國無

罪言唯宋可以免○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

見一國皆合責也邲戰不得志故召狄欲為變清一名清原○冬晉

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

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盡

滅其族謂誅已甚故曰惡之來也○正義曰先穀

之罪不合滅族盡滅其族為誅已甚亦是晉刑太過

是為大惡君子既嫌晉刑太過又尤先穀自招故曰

惡之來也已自取之惡之來也○清丘之盟晉以衛之

也言大惡之事來先穀之家救陳也討焉

尋清丘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曰罪

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欲

自殺以說晉○使所吏反我說如字又罪我之由我

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亢禦也謂禦宋

討陳也○亢苦浪我則死之為明年殺孔達傳

罪之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

無傳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丁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

殺告故免于代

○縊一賜反

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

之臣達搆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諸殺

大夫亦皆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

之功故以女妻之

○復扶又反

○正

義曰釋詁以平

爲成則成亦平也男子謂妻爲室故杜以爲衛人以

其父有平定國家之勞故以女妻之言衛侯以女妻

之也劉炫以爲傳文無衛侯之女爲孔達之妻復室

其子謂復以室家還其子謂達既被誅家當沒入官

復以孔達財物家室還其子今知非者按檢傳文上

孔達云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是孔達終於衛國本實

無罪所以告於諸侯祇欲虛以說晉衛人荷其功力

何得沒其家資男子謂妻爲室則室者對夫之言故

○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晉敗于邲鄭遂服楚為

于偽告於諸侯蒐焉而還蒐簡閱車馬反閱音悅

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

子張代子良于楚十二年子良質于楚子張穆公

孫○行戶郎反質音致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

故召之有讓國之禮○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

假道于宋申舟無畏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

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

無畏扶宋公僕○馮皮冰反惡烏路反扶勃乙反曰鄭昭宋聾昭

明也聾聞也聾力工反昭明也聾聞也正義曰

已鄭昭言其目明則宋不明也宋聾言其耳聞則鄭

不聞也耳目各舉一事而對以相反言宋不解事必

殺我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

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使所吏反使者

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

我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過古臥反

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

聞之投袂而起投振也袂袖也○袂而世反屨及

下云劔及於寢門之外則屨之所及未至於外故以
 室皇為寢門之闕謂至門遂及也莊十九年鬻拳葬
 於經皇註云經皇家前闕者亦以此而知也經傳通
 謂兩觀為闕唯指雉門高大為闕者以其在門兩旁而
 故雉門之觀特得闕名名為闕者以其在門兩旁而
 中央闕然為道離則小門亦如此耳故杜於寢門家
 門皆以闕言之此作室彼作經字異音同未知
 孰是其名為室皇及市名蒲胥其義皆未聞

於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

子告高宣子音洛桓子晏嬰父宣子高固音洛與之

樂○正義曰樂謂樂居高位也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音洛子家歸

父字懷思也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

謀之何以不亡音洛為十八年歸父奔齊傳音洛懷於魯

正義曰懷思也謂思高位於魯也既思高位必貪貪

必計謀他人既謀去他人他人亦謀去已一國之人

謀去之何以不至亡也○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

大國也聘而獻物音洛物玉帛皮幣也音洛孟獻至公說

聞小國之免罪於大國也使卿往聘大國而獻其玉

帛皮幣之物於是主人亦禮待之庭前所實邊豆醢

醢有百品也君自親朝於牧伯之國而獻其治國之

功若征伐之功於是主人敬以待之主人之身有威

儀容貌車服之飾有物采文章嘉淑皆善也有善言
 辭善稱讚燕而送賓有加增賄貨言賓往既共則主
 報亦厚禮使小國如此朝聘大國者謀其不免於罪
 也若不往朝聘待其被誅責而始薦賄貨則無及於
 好事矣今楚子在宋君其圖之勸君使往聘也劉炫
 以為皆是賓事聘而獻物謂獻其國內之物於是所

獻之物庭中實之有百品謂聘享之禮龜金竹箭之屬有百品也朝而獻功言治國有功故土饒物產於是玄纁璣組羽毛齒革乃得為容貌之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謂賄賂之多多獻賄賂以謀其不免於罪也○**國**物玉帛皮幣也○正義曰聘禮賓執圭以致命享用束帛加璧夫人聘用璋享用玄纁束帛加琮其享幣又有皮馬**於是**有庭實旅百**國**主是聘所獻物有玉帛皮幣也

人亦設邊豆百品實於庭以答賓**國**主人至答賓君使卿韋弁服歸饗餼五牢有司入陳鼎豆簋鉶醢醢百壘米百筐黍稷稻粱皆設於中庭是主人設邊豆百品實於庭以答賓也劉炫謂治國有功土饒云云炫以杜註莊二十二年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諸侯朝王陳贄帛之象則朝聘陳朝而獻功**國**獻其治幣亦實百品於庭非獨主人也

國若征伐之功於伯牧**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

加貨**國**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有幣帛也言往往共則來報亦備

國容貌至亦備○正義曰杜謂於是者皆主人之事故以容貌有威儀容顏當謂善為威儀容顏以接

賓也采章車服文章謂主人陳設物采文章以接賓周禮車逆之類也嘉淑皆訓為善容貌文章以外別

言善善故以為令辭稱讚謂接賓之時善言辭善稱讚也加貨謂好貨加增於常若僖二十九年介葛盧

來朝禮之加燕好成十三年孟獻子為介王重賄之類故以加貨為命有幣帛也劉炫云按此勸君行

聘唯當論聘之義深不宜言主之禮備豈慮楚不禮而言此也君之威儀無時可舍豈待朝聘賓至乃始

審威儀正顏色無賓容則驕容儀容儀非報賓之物何言報禮備又獻其治國劉炫云傳稱朝以正班爵

之儀率長幼之序則不名獻功成二年王禮鞞伯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則侯伯克敵祇合使大

及古閣

夫告王征伐之功何故親朝獻牧伯禮小朝大小國不合專征復有何功可獻炫謂采章加貨則聘享獻國所有玄纁璣組羽毛齒革皆充衣服旌旗之飾可以為容貌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言賄賂之多皆實所獻亦庭實也於聘總言庭實於朝指其所有詳於君略於臣也按莊二十二年傳庭實旅百則朝者庭實又成二年傳云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據此文則聘賓有庭實又庭實旅百與容貌采章相對杜何知庭實容貌之等非是賓之所有必為主人之物又君無獻征伐之功何以知獻功於伯牧今知劉說非者僖二十二年楚子入享於鄭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又昭五年燕有好貨殮有陪鼎僖二十九年葛盧來朝禮之加燕好此傳云嘉淑而有加貨故知加貨庭實之等皆是主人待賓之物禮傳賓之于主無加貨之文故杜為此解襄八年鄭伯親獻蔡捷于刑丘是獻征伐之功於牧伯也劉苟為杜義以為庭實旅百及容貌采章嘉淑加貨之等並為賚物又以諸侯親朝無獻征伐之功以規杜氏違經背

傳於義
非也
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
薦進也

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
罪反
今楚在宋君其圖之

公說
為明年歸父會楚子傳
音悅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平者總言二國和故不書其

人
平者至其人
正義曰平者和也言其先不

平燕與齊平也定十年及齊平十一年及鄭平魯與平也諸言平者皆舉國言平總言二國和平之意故不書其人謂不書公卿也燕暨齊平不言人此言宋人楚人史異辭耳穀梁傳曰人者眾辭也平稱眾上下欲之也賈逵云稱人眾辭善其與眾同欲然則彼不稱人者豈唯國君欲平而在下者不欲平乎傳載及古閣

益辭則此平有盟不書盟者釋例曰宋人及楚人平實盟書平從赴辭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赤狄

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林父稱師從告音路

種草潞赤至從告正義曰狄有赤狄白狄就勇反其赤白之間各自別有種類此潞是國名赤狄之內別種一國夷狄祖其雄豪者子孫則稱豪名為種者中國之始封君也謂之赤白其義未聞蓋其俗尚赤衣白衣也傳稱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即以國名為氏但華夏不須言夏國名不以氏配赤狄既須言狄單國不復成文故以氏配之潞氏甲氏臯落氏皆是也杜言氏國故稱氏雖指解此狄而中國亦然劉炫云狄稱種者周禮內宰上春生種稷之種賤之同之草木故稱種林父尊卿當稱帥師今從將甲師眾之例直稱師者從告也

秦人伐晉無傳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稱殺者各兩下相殺之辭兩下

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

○札側入反徐又側乙稱殺至札字○正義曰反召上照反倒丁老反穀梁傳曰不言其兩下相殺也言兩臣下自相殺非君殺自不得言其大夫也釋例曰大臣相殺死者無罪則兩稱名氏以示殺者之罪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若死者有罪不稱殺者名氏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傳稱此人為王子捷捷札一人而札在子上故疑經文倒札字也公羊傳曰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何休云天子之庶兄也左傳言札為王孫蘇所使非是尊貴不得為王之庶兄故譜以為雜人不知何王之子

秋螽無傳音終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傳無婁杞邑

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

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始稅

又復扶公田至曰初正義曰公羊傳曰古者

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

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

云多取於民比於桀蠻貉無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穀

梁傳亦云古什一而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

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註

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

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而多少同

故云皆什一也書傳言十一者多矣故杜云古者公

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

矣今又履其餘畝更復十取其一乃是十取其二

故論語云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二猶尚不

足則從此之後遂以十二為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

自此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周禮載師云凡住地近

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

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

諸書所言十一皆謂畿外之國故鄭玄云十一而稅

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十一耳不

言畿內亦十一也孟子又曰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其

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

治私事漢書食貨志取彼意而為之文云井田方一

春秋疏

卷之三十四

及古

而助一是為二十而稅二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共率以十一為正言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為十稅一也杜今直云十取其則又異於鄭唯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今又履其餘畝稅之更十取一耳履畝穀梁傳文也趙岐不解夏五十殷七十之意蓋古者人多田少一夫唯得五十七畝且五十而貢貢五畝七十而助助七畝好異如此鄭註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

冬蠅生蠅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蠅
○蠅院全反字林尹

緇反劉歆云蚍蜉子也董仲舒云蝗子也董云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也釋虫又云蠅蝮蠅李巡云蝮蠅一名蠅蠅蝗子也郭璞云蝗子未有翅者劉歆以為蚍蜉有翅者非也如李郭之說是蠅為蠅子也上云秋蠅秋而生子於地至冬其子復生遇寒而死故不成災傳稱凡物不為災不書此不為災而書之者傳云幸之也此年既饑若使蠅早生更為民

害則其困甚矣喜其冬生以為國家之幸故喜而書之公羊傳亦云蠅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

饑風雨不和五穀不豐
○正義曰此年秋蠅知不為蠅而饑者春秋書蠅多矣有蠅之年皆不書饑而此獨書饑知年饑不專為蠅故云風雨不和五稼不豐也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終前年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

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
○度待川澤納汙受

汗濁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
○藪素反

○川澤至藏疾。○正義曰周禮虞之官有大澤大藪。小澤小藪爾雅十藪皆是大澤則藪是澤類鄭玄周禮註云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是藪者澤之少水之名也川澤山藪相配為文者川是流水澤是委水俱是水故總云納汗言其納汗濁也山有木藪有草毒螫之虫在草在水故俱云藏疾言其藏毒害也藪是澤類而杜云山之有林藪者藪雖澤類傳文與山相連藪是草木積聚之處近山近澤皆得稱藪上既有川澤之文下別云山藪之事此藪近山故杜云山之有林藪也劉炫以為澤旁之藪以規杜氏非也

瑾瑜匿瑕 **○**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成居藏瑕穢

○瑾其靳反瑜羊朱反匿女力反 **○**玉之美名聘義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鄭玄云瑕玉之病也喻其中闕美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揜此云匿瑕似以美匿惡故云匿亦藏也言玉質雖美亦瑕藏其

國君含垢 **○**忍垢恥 **○**垢古中不言瑜能掩蓋瑕也

或作詭 音同 天之道也 **○**晉侯耻不救宋故伯宗為說小

惡不損大德之喻 **○**為干 **君其待之** **○**待楚衰乃止

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 **○**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

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 **○**反言晉不救

音蠶降 戶江反 不許三而許之 **○**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

樓車車上望櫓 **○**櫓 **遂致其君命** **○**楚子將殺之使

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

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

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

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不行兩信○女音汝

也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

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賈廢隊也○賈于敏反

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死而成

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下臣獲考

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

去宋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於王之

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

答未服宋而去故曰棄言申叔時僕僕御也曰

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歸田

示無夫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

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

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

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守手又反

音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爨炊也○析思歷

反本又作骨公羊傳作骸何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

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斃婢去我

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

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不詐宋宋不備楚盟不書不告音致盟○正義曰

服虔云與華元私盟許為退師若孟任割臂與魯莊公盟下云盟曰是兩國平後共盟而楚人為此辭耳

非此華元子反○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

私盟之辭也○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鄆舒潞相○鄆

反相息亮反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雋

才○雋絕異也言有才藝勝人者三○雋至者三

○正義曰辨名記云倍人曰戎千人曰選倍選曰雋

下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倍桀曰聖是雋為絕

異之稱也有三雋才知其有才藝不如待後之人伯

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

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

也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耆市志反黎

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不祀至五也○正

至重祀雖為大罪廢祀未是害物故先言之耆酒則

廢亂政事有害於民故次之棄賢人而侵隣國其害

已大又次之殺夫人傷君目罪之大者故後言之棄

仲章而奪黎氏地是為二事而并數為一者俱是為

政之惡故并數之奪黎氏地已盡奪之使黎怙其雋

春秋疏 卷之三 十三 汲古閣

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

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商紂由用也商紂

故滅○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紂賢辯捷疾聞見甚

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飾是非之端矜

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已之天反時為災

國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國**羣物失性民反德為亂

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之**國**文字**國**天反至災生

其害物謂之災言其怪異謂之妖時由天物在地故

屬災於天屬妖於地其實民有亂德感動天地天地

為之見變妖災因民而生天地共為之耳非獨天為

災而地為妖民謂人也感動天地皆是人君感之非

庶民也昭七年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

月之災言以政取謫是其由君不由民以民表人故

釋例引此即改民為人是其民謂人也傳言天災地

妖民亂歷序以尊卑為次更言亂則妖災生明妖災

由民起妖災亦通言耳天雖四時氣唯寒暑故杜以

反時為寒暑易節物則其數無窮故總云羣物失性

反其常性即是妖也釋例曰物者雜而言之則昆蟲

草木之類也大而言之則歲時日月星辰之謂也歲

者冰旱饑饉也時者寒暑風雷雨電雪霜也日月者

薄食夜明也星辰者彗字貫錯失其次也山崩地震

春

火

流

有妖孽禍病青祥六者之名以積漸為義漢書五行

志說此六名云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

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禍

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病病類言浸深也甚則異物

生謂之青自外來謂之祥是六名以漸為稱唯青祥

有外內之異耳大吉皆是妖也○故文反正為乏○

正義曰許慎說文序云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

及古

及古

及古

及古

及古

及古

及古

及古

及古

及古

及古

及古

及古

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
孽乳而生是文謂之字也制字之體文反正為乏服
虔云言人反正者皆乏絕之道也人反德則盡在狄
妖災生妖災生則國亡滅是乏絕之道也

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

亥滅潞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書癸卯從赴

狄矣○正義曰言盡在狄矣則狄皆有之其反德為
亂則五罪是也天地災妖傳不指斥不知於時潞國
有何災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王孫蘇

與召氏毛氏爭政三人皆王卿士使王子捷殺召

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王札子卒立召襄

召戴公之子卒立召襄○正義曰卒終也謂後終
立之非此時即立毛氏後亦不滅但

傳不言之耳○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地壬

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略取也稷晉地河東

聞喜縣西有稷山壬午十月二十九日晉特新破狄

土地未安權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距秦而東行定

狄也顆苦果反立黎侯而還欲奪其地故晉復立之

復扶又反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晉侯還及雒也

雒晉地音洛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

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武子魏犢顆之父

必計反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

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顛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

亢禦也○殉似俊反本或作必以殉治直吏反下治命同亢苦浪反杜回躓而

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汝

也○躓陟吏反徐又丁四反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傳舉

此以示教○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家亦賞士

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貞子**衍**以善反○瓜古華反曰吾獲

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邲之

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喪息浪反羊舌職說是

賞也○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

○說音悅向香丈反

者謂此物也夫○周書康誥庸用也祗敬也物事也

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夫喜扶士伯庸中行伯○言

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

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錫

賜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

周道福流子孫○施式或反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

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

必有大咎○劉康公王季子也原叔趙同也

敬一本○夫反不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為成八

敬一本○夫反不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為成八

年晉殺趙同傳

○魄普

心之

子同傳

○正義曰

是謂魂魄

魄

魄

去之何以能久昭

○初稅畝

非禮也

穀出

不過藉

也

○初稅畝

非禮也

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

以豐財也

○初稅至財也

○正義曰

藉田借也

民之

田欲以

豐民之財

故不多稅也

既譏其稅畝言非禮乃舉正

禮言穀出不過藉則知所稅畝者是藉外更稅故杜

氏為十一外更十取一且以哀公之言驗之知十二而稅自此始也

○冬

蠶生

饑幸之

也

也

蠶未為災而書之者幸其冬生不為物害時歲

也

○冬

蠶生

饑幸之也

○正義曰

幸

而

雖饑猶喜而書之

雖饑猶喜而書之

○冬

蠶生

饑幸之也

○正義曰

幸

而

傳以饑連蠶生乃云幸之者以歲饑而復有災則

民彌益其困由饑之故乃以為幸故傳連譏釋之

紅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士

會稱人從告

○吁況

于反

種章勇反

必政反

一音如字

夏成周宣榭火

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

○榭

作謝音同榭傳例至歇前○正義曰楚語云先王之為

是講武屋也名之曰宣則其義未聞服虔云宣揚威

武之處義或當然也成周周之下都此榭別在洛陽

講習武事則往就之爾雅釋宮云無室曰榭又云闈

春秋流

卷之十七

及古閣

羊以為宣宮之榭謂宣王之廟也
以其中與其廟不毀與左氏異也

秋郊伯姬來歸音談

冬大有年無傳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

鐸辰不書留吁之屬三月獻狄俘獻于

王也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

大傅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官黻冕命卿

之服大傅孤卿黻音弗將子匠

中軍之將執政之上卿也大傅又尊於上卿且加大

傅以衰顯之禮命臣者皆賜之以服使服而受命傳

言以黻冕者黻冕是命孤卿之服故以之命士會也

論語稱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鄭玄云黻祭服之

衣冕其冠也此云黻冕亦當然也黻蔽膝也祭服謂

之黻其他服謂之鞞俱以韋為之制同而色異鞞各

從裳色黻則其色皆亦尊卑以深淺為異天子純朱

諸侯黃朱大夫赤而已大夫以上冕服悉皆有黻故

禹言黻冕此亦云黻冕但黻冕自有尊卑耳周禮司

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此士會黻冕當是希冕也天

于太傅三公之官也諸侯大傅孤卿之官也周禮典

命云公之孤四命鄭眾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
春秋時晉為霸主侯亦置孤卿文六年
有太傅陽子太師賈佗則晉嘗置一孤
於是晉國之
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稱舉也
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

千萬反夫音扶競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居陵反本亦作矜

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音彥○夏成周

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凡火至日

災○正義曰人火從人而起人失火而為害本其火之所來故指火體而謂之為火天火則自然而起不能本其火體故以其所害言之謂之為災聖人重天變故異其名春秋天變多矣唯此言火耳○秋

鄭伯姬來歸出也○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

伯難在前年為下為反難乃且王孫蘇奔晉晉人

復之毛伯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冬晉侯使士

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夫

相佐也相息亮殺烝烝升也升殺於俎○殺戶

之承皆謂之烝也故烝為升也鄭玄詩箋云凡非

反穀而食之曰殺則殺足可食之名武子私問其故

切肉為殺乃升於俎故謂之殺烝

享當體薦而殺烝故怪問之武士會謚季其字

當至其字○正義曰若公侯來朝王為設享則當有

體薦薦其半體亦謂之房烝武子謂已被王享亦當

房烝今乃殺烝故怪而問之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

享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其儉

享則至其儉○正義曰王為公侯設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為不食故不解折所以示其儉也示其儉與下示慈惠成

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折之設
○正義曰王為

公侯設宴禮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即殺烝是也其物

解折使皆可食共食噉之所以示慈惠也其宴飲殺

烝其數無文若祭祀體解按特牲饋食禮有九體則

肩一臂二肱三肫四膈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脇八短

脅九此謂士禮也若大夫禮則十一體加
公當享卿

脰脊代脅其諸侯天子無文或同十一

當宴王室之禮也
公謂諸侯

故云公謂諸侯言諸侯親來則為之設享又設宴也

早用體薦燕用折俎若使卿來雖為設享仍用公之

燕法亦用折俎是王室待賓之禮也周語說此甚詳

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

飲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殺烝今叔父使士季實

來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爾體解節折而共飲食

之於是乎有折俎以示容合好將安用全烝註國語

者皆云禘祭宗廟郊祭天地則有全其牲體而升於

俎謂之全烝王公立飲即享禮也禮之立成者名為

飲半解其體而升於俎謂之房烝傳言體薦即房烝

也親戚宴享則宴享禮同皆體解節折乃升於俎謂

之殺烝此傳略而為文猶是彼意故註皆取彼解之

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傳言典禮之

廢久

經十有七年春王止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無傳再與

文同盟
即位七年盟于扈十四年于新城許俱
在是再
同盟也
丁未蔡侯中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未二月四

夏葬許昭公無傳

葬蔡文公無傳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道晉

地○斷直管
反一音短

秋公至自會無傳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傳例曰同母弟○許乙

反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徵召也徵為

斷道會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于房

𨇗跛而登階故笑之頃音傾 𨇗音跛 而登階○止

傳云魯行父禿晉卻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偃故婦人笑之是以知卻克跛也穀梁傳定本作卻克

眇衛孫良夫跛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不

復渡河而東復扶又反獻子先歸使樂京廬待命于齊

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樂京廬卻克之介使得齊

之罪乃復命廬音盧又力於反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

以其私屬又弗許私屬家眾也為成二年戰于鞏

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晏弱桓

子如字及斂孟高固逃歸聞卻克怒故

漸反孟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卷楚即斷

道音居免反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

于原執南郭偃于温執三子不書非卿野王縣今

屬河內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賁皇楚鬬椒之子楚

滅鬬氏而奔晉食邑于苗地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

而見之賁扶云反使所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

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言汲汲也

或大計反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舉亦皆

汲音急

也齊君恐不得禮不見禮待故不出而使四子來

左右或沮之沮止也曰君不出必執吾使

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

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彼齊三人

于僎反難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

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

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謂得不當來之辭

義曰使沮者之言信也而又至有焉正義曰晏

桓子等懼晉之命不得已而來恨齊侯之使也今晉

不以禮待之而又久執之以成其悔恨言本恨齊今

又恨晉齊侯見晉如此當有背晉之心齊若叛晉何

利之有言此者勸晉侯免之耳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

緩之逸緩不拘執使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修禮

諸侯所以貳○焉於虔反拘九于反○秋八月晉師還○范武

子將老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

為范武子○復扶又反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

者鮮文子士會之子燮其名鮮息淺反易者實

多易遷怒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

亂庶遄已詩小雅也遄速也沮止也祉福也音專

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音耻卻子其

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

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欲使卻子從政快

志以止亂豸本又作鳴直是反或音居豸解

爾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乃請

老卻獻子為政○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天子

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以兄為尊凡稱弟

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而

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惟相殺

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

釋例論之備矣

○好呼

凡大至弟也

○正義曰此

報反

例再言凡者前凡明稱母

弟之義公之母弟見經者鄭段魯公子友衛叔武實

母弟而不稱弟陳公子招昭元年稱公子八年稱弟

之志公在雖俱稱公子其兄為君則特稱弟殊而異

成相親之益也通庶子為君故不言夫人之子而曰

母弟母弟之見于經者二十而傳之所發六條而已

凡稱弟皆母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弟而

母弟得稱公子故傳之所發隨而釋之諸稱弟者不

言皆必稱弟也秦伯之弟鍼適晉女叔齊曰秦公子

必歸此公子亦國之常言得兩通之證也仲尼因母

弟之例據例以興義鄭伯懷害弟之心天王縱羣臣

以殺其弟夫子探書其志故顯稱二兄以首惡佞夫

稱弟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為謀首也然則兄而

害弟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也

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衛侯之弟

不能制禦臣下使逐其弟傳曰非罪非黃之罪則罪

在陳侯此互舉之文也至於陳招殺兄之子宋辰率

羣卿以背宗國披大邑以成叛逆然不推刃於其兄

故以首惡稱弟稱名從兩下相殺也統論其義兄弟

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鄭伯既

云失教若依例存弟則嫌書段故特去弟兩見其義

也若夫朝聘盟會嘉好之事此乃兄弟之篤睦非義

卷之三十四

及古

及古

曰臣無竟外之交故去弟以貶季友子招樂憂故去弟以懲過鄭段去弟唯以名通故謂之貶今此二人皆稱公子公子者名號之美稱又非所貶也劉炫云再言凡者前凡據適妻子為文後凡嫌妾子為君母弟不得稱弟故更言凡也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臧子郎反

公伐杞無傳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傳例曰自外曰戕邾大夫

就鄆殺鄆子

○戕在良反徐又傳例至鄆子○在精反鄆才陵反正義曰杜以會盟

之例卿則書名氏大夫則稱人此稱邾人故云邾大夫耳賈逵亦云邾使大人往殘賊之

甲戌楚子旅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吳楚之葬僭而不

典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僞

○僭子念反懲直升

反止也又作僭未同至之僞○正義曰諸侯之葬徵如字明也僭魯不會則不書知吳楚之葬為僭不

書者襄二十九年傳稱葬楚康王公親送葬經亦不書故知其不為魯不會也禮坊記曰天無二日國無

二王示民有君臣之別春秋不書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鄭玄云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

書葬也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辟其號者五等諸侯死則稱爵書卒及葬則從彼臣子之

辭皆稱為公若書楚葬亦宜從彼所稱當云葬楚王以此僭而不典不得稱王故遂絕之而不書其葬同

之蠻夷言其不足紀錄以懲創自求名號之僞同之蠻夷者蠻夷卒亦不書言其不書似之也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

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不書族者非常所反

今特書略之笙魯竟也故不言出

亦作打按徐後音是
依三傳文竟音境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

晉侯盟于緇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

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者解緩故得逃

○綱才陵
反質音致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

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不書微者行○秋邾人戕

鄆子于鄆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弑戕皆殺

也所以別內外之名弑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

一朝一夕之漸戕者卒暴之名○弑音試註同弑字
從式殺字從及他皆

放此別彼列反一○弑戕至之名○正義曰弑者

君戕者殘也言外人卒暴而來殘賊殺害也弑君皆

是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耳釋例曰列國之君而受

害於臣子其所由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

一夕之漸故改殺為弑戕者卒暴之名有國之君當
重門設險而輕近暴客變起倉卒亦因事而見戒也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世之惡逆君子難言故春秋謂
自內虐其君者通以弑為文也春秋弑君多矣其戕
唯此一事自弑其君足明無道臣罪之例戕者外人

所殺為無防被害皆是君自招之縱使君或無道其惡不加外國不得從弒君之例也若戰死則書滅此謂在國○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二

年戰于鞏是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在成二年冬蜀

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公孫歸父以襄仲之

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

時三桓彊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去起呂反下註將

去並同張如字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

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

仲也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

通於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

○適丁歷反註同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

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仲

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已

欲去者許請為子去之○請為子偽反遂逐東門氏襄仲

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子家歸父字壇

帷復命於介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

反命於君○壇音善復命于介○正義曰聘禮復

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官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若聘若薨于後歸執圭復命

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卽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
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祖括髮入門右卽位踊是
君之存亡皆有復命之禮若身在外奔不得親自復
命故立介于位介當南面歸父於介前北面執圭復
命既復命之後北面哭乃退括髮訖前卽位北面哭
三踊而出以復命之語語介使知介以此言告於
殯也既復命祖括髮以麻約髮括古活反卽位哭三
踊而出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遂奔齊書曰
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春秋左傳註疏卷之二十四 終

